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四

書

與徐方虎書

江城度歲景物光陰別見客中興趣雖遊橐不甚稱意然吟咏所得自足豪矣目疾困人知清齋習靜不日自可弟爲荒村風鶴不能鼓枻候晤西望快然老畏城市甚於萑苻不自知失保身之術亦足見其迂戾而闇於事理將來欲令家人入城以此身委之而已小兒駑下愧勿能教幸得親門牆正賴鞭箠之力萬勿以成人待之昔友文字刻板已竣專待大序行

世弟友大半皆兄友也而弟平生於交遊間情事及雲雨變幻之來亦惟兄知之最深幸勿惜一援筆揮灑此意拜賜多矣姚江近狀亦各行其志但依附其門者必見攻以示親信如演義所云投名狀者真可怪矣也有如別諭其曲折可以意想吾輩亦無如之何止當謹默自全庶幾遠謗之道吾兄以爲何如承名泉珍味之惠至謝至謝新刻金正希稿及先外祖稿各一册附正晴窗引眺時不無少助也餘不多及

答徐方虎書

弟病極矣光陰無幾汲汲打包猶恐不及痞鬼糢糊苦不相投臥想碧巖蒼弁之間自是神仙會集非病偖所得與也有人行於途賣餳者隨其後唱曰破帽換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網子換糖復匿之又唱曰亂頭髮換糖乃皇遽無措回顧其人曰何太相逼生弟之薙頂亦正怕換糖者相逼耳兄不哀其窮而加歎美焉毋乃過耶旌德湯生不特爲弟寫様幷管刻局中事若此公一出則十餘人皆須散遣矣故不能也有吕建侯者寫字亦相同但手慢每日不及

五篇故其人自不肎寫今特令之過從若希兄以爲可用則留之否則急遣歸弟處鑿補等事皆賴之也

小兒刻文一本呈正幸批抹教之

答韓希一書

年餘間別時時往來於懷方老屢約爲弁山之遊而弟衰病日逼生趣索然九原不可作者行將就之耳登臨之事度非所能矣昔人所以歌爲樂當及時也試牘文字弟素性所不喜葢時論以至庸至俗之文則名之曰墨卷體而以無理無法者則名之曰考卷體世間惟此二種惡業流傳耳弟之惡考卷體也又甚於墨卷以其尤遠於理法也交游間有投贈者卽以糊壁覆瓿未嘗有所留貯故無以應命惟貭亡集有故人試牘附覽弟處自開刻局有二十許人皆特

湯生一手寫樣給之而刻局中一應收發料理亦皆湯生主其事若令出門一日則二十人皆須罷遣矣故勢有不能有呂建侯者其字與湯生同但手慢每日不及五首其人自以為非策故不肯寫樣而為琢硯鐫碑帖雕印鈕刻扁額齋聯諸事時下無出其右者今特令走謁試鑒定何如明文備從未繙動承令表舅索取謹以原本納還幸致之令姪於杭遇關姓者雜貨店人也而好名自言有明文數千肯相借未及浹月即促索至加訶責悉還之乃已於此悟文之宜買不宜借也先兄遺文之賜如獲拱璧感謝感謝

蒼水先生已得其全稿若月函固無可著者若其人已古可入質亡集耳小兒新刻一本小草三帙呈正
尊公前幸致候伏枕率率不備

與張午初書

尊恙餌藥來有進無退自是賤技庸劣不能測中病機耳更酌改備擇善自頤養博採名術以復天和此遠懷所禱也古老志節之士雖時喜禪悅然非其安身立命處若付之闍毘是以西裔待之使不得正其終恐有所不忍其慘毒又甚於暴露矣翁計山中葬埋爲費有限且禍福無主隨地可藏幸致山君兄圖其合於義理者爲之勿以苟且辱志士若資有不給吾輩朋友之誼各有不得辭羣力衆舉似亦易易也草率附復諸容晤悉不一一

與何甫隱書

違教幾兩載不免有倀倀之歎先生歷境雖困而其道益光正足以見識養之邃人之無良曾無與於先生者也若翁滿前刺觸動足成釁事皆由已不關他人其取困又與先生不同不審先生何以終教之乎春夏營搆山菴數間雖未盡落成而泉生室中峰當牖外澄潭可釣峭壁可登松徑竹林可以避客亦復欣然忘老萬苦空谷無音寂歷誰語安得晨夕高賢奉几杖以開蒙翳哉倘先生不棄荒昧秋間拏艇奉迎試憑眺其間可居可遊惟先生指趣所適得遂追

隨之志固不勝大願也志雖所患當以溫補收功自是正論第其中次第宜先滋補而後議溫或可以不溫而愈若必至溫則又進一步說也至其婚事竊以爲禮節易而居處難此須先生與渝老幾臣熟計長便弟無從籌畫僅可從諸公後少効涓埃之力耳志雖東來率復不盡

復苗釆山劉素冶書

兩兄奇才駿志崛起西陲又與家姊丈游熟聞雜閩之旨前歲遠辱惠書示以佳製開緘循讀光燄四射吳越善文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天下將治氣自北而南今南風日靡而北有兩兄卓然自拔於方隅非將治之賴乎兌兩兄之力詎止陵轢時賢以之入古作者之室固優爲之然弟之屬望於兩兄者抑又不在此也譬之賈焉視市集之闕乏者而爭致之獲利十倍然猶庸賈也今之善其文以取華望者是也若擇市集之所賤棄者獨居焉是爲奇貨其售無期而利

不可量買斯艮矣今天下所羣棄而不取者何物乎此奇貨也兩兒亦有意耶弟老且病矣爲俗氣所苦薙髮入山與野僧柴漢爲侶不足與聞斯道惟兩兒勉之而已家刻二册小兒妄作二帙附呈記室用慱一粲便郵附候不盡所云

與朱望子書

屢得甥字去年以書信附蘇州而郵客已行竟不得致怏然閱甥近文較昔條達知勤業不怠日有進詣可喜可慰第尚未能開拓境界不脫膚淺平實四字大都好通篇逗點無可抹亦無可圈也其病坐無意思故無曲摺生發今特寄與程墨一册金正希黃陶菴稿各一册吾兒竿木集一本其中金稿與竿木集尤爲吾甥對證之藥當細玩之家中尚有歸太僕唐荆川稿不以相寄因此等文字甥宜慢看不能得其精微高妙之故則徒益其膚淺平實而已爲甥計急

力闢生徑使心思別出乃有進處否則終無當也吾痔瘘增劇連年咯血今聲嘶痰嗽不止日就枯瘁加以塵埃嬰逼意益不堪遂削髮爲僧結茅埭溪之妙山苟延性命急欲完知言集及一二種要緊文字而精神已不支擱筆收拾不上家中子姪門人之文緊不能批看故甥文亦不及動筆也苗兒劉兄文甚佳北方有此神駿尤不易得愧殺南人矣觀其志趣亦不凡似不甘以時下自了者故以數言慫恿之暗間爲道斯意醫理難精以餬口之心爲醫更必不精其說甚長俟歸時面言可耳便信行遽不及多語惟善

自愛以副遠念五舅字與朱大甥

與朱望子書

男子志在四方爲行其道也若漂泊則何志之有然一身猶可以自解奈何以白髮之親流離塞上倘有意外不得遂首丘之仁是誰之責歟甚至以故婦爲辭則三妃不從蒼梧豈大舜反戀皇英之墓耶若以新恩得所樂而忘歸寧陷其親於荒徼此尤與於不仁不孝之大者甥又何以自立於兩間也情切故詞直惟甥勉之十月九日舅字與大甥

與董方白書

久不與賢者相對繫念無時形之夢寐得近札知以館穀北留較之奔馳此為良矣若得閉戶讀書做些着實工夫為益更不小只恐此中應酬世故又從而牧之耳此不必講義理只與論利害則作官之危自不如處館之安宦資之不可必自不如館資之久而穩也惟幕館則必不可為書館猶不失故吾一為幕師即與本根斷絕吾見近來小有才者無不從事於此其名甚噪而所獲良厚然日趨於閃鑠變詐之途自以為豪傑作用不知其心術人品至汙極下一總

壞盡驕諂並行機械雜出真小人之歸而今法之所稱光棍也究之所取亦東坍西派有虛聲無實際歲月之間消落如故落得個終身狼藉耳其家人見錢財來易皆驕奢不務本業則又數世之害故不可爲也來札云長安富人肯爲捐納以其輸錢得官於心未安而止此固是矣然賢者見識於理尚隔一針在[illegible]而言以文以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若他人代爲捐納則雖[illegible]亦有所不可使其人即不望報我何義以處之如其不能不望報也則此官豈可爲乎辭受取予立身之根本足下不安於輸錢而反安於

他人之捐網此吾所謂差却一針也滚滚馬頭塵中自然無人物在裏亦不足較量但足下自能高着眼孔跕得脚住則所望於賢者不輕耳僕迂病日甚卽邑里紛紛俱不欲相近看此世界中眞無一足把翫者惟殘書數種未了思後來歲月無幾將屛棄一切汲汲了此此僧家之打包者也但恨同志稀少無處商量向日張佩璁頗聰明細心有志向上欲引以爲助而天奪之遽邑中止一吳自牧天資過人近年德業日新以爲賴有此人而七月間又以疾暴亡看此氣象火侯殊不佳顧影歎歎有日掛壁眞無生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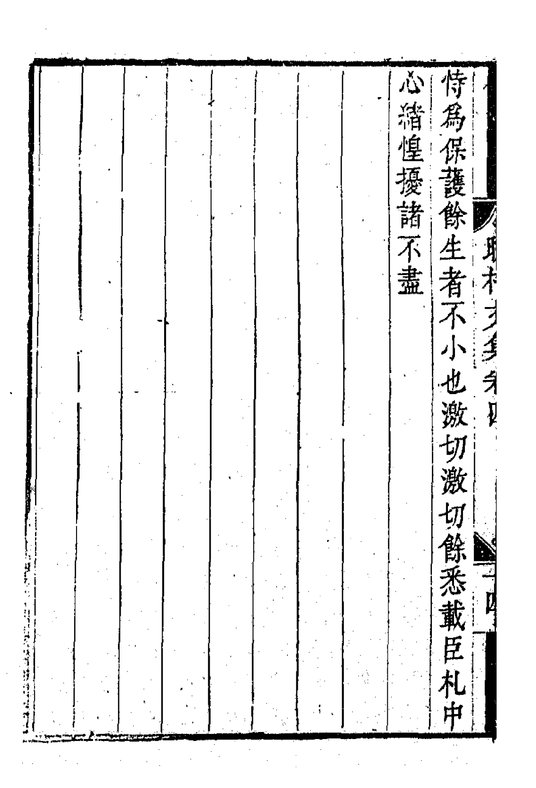
槊矣不知天意欲何如歟書又安能以一手一足成之也言之可悲可痛令弟文字甚長進志趣亦漸入高明弟苦無定叠工夫打成片段耳嘉善柯寓匏到燕曾相會否此兄質性極美有意於正業爲文亦高雅無俗韻華胄中絕少者只是門第習氣重世故深擺脫不得亦是無可奈何然素心奇賞此意時時不泯得閒卽與商論想互有益也選文行世非僕本懷緣年來多費賴此粗給遂不能遽已其中議論去取未免招人憎忌目下刻成墨評一部中多直抹批駁恐外間不無謠詠或别生是非故尚游移未出不知

嘗復如何幸爲我察之得早見裁示待爲行止也冗次率率不備俟後再寄

壬辰科張君名承祺者余極喜其文細實有本領聞其宦在燕中幸爲我一訪之得其全稿爲妙其墨卷鄉會俱不曾見欲讀尤切目下程墨完即料理知言集起矣凡朋友不論房行社稿皆爲我留神訪之又湯若望有天文實用一書幸爲多方購求一部感甚甚又言

寄董方白柯寓匏書

正月入㙮買得青山潭石壁一帶溪山幽峭樂而忘返留連者兩月昨始歸家見手札知近詣加進不爲聲塵所動甚慰甚慰且有寓匏相講習喜可知也墨評之不宜寓匏別時見規正與足下言合感愛我之深鄙意竟庋閣不出矣臨奇來述時論有指致詩文之事頗有齒及者聞之不勝震悸區區本末足下所知也昔人所云不值半文者豈敢昧忘耶初與寓匏論文字曾及舊絕句一首正爲此耳此係某平生關目惟足下急與寓匏審察消弭之策知我只二公所



恃爲保護餘生者不小也激切激切餘悉載臣札中

心緒惶擾諸不盡

答柯寓匏曹爇士書

使歸後甫畢塵事而小孫患痘殊劇旬日來未免憂懸忽忽無緒昨晡始有生意得力疾展讀坐此遲爽耿仄何如兩兒文各負奇偉寓匏天才駿逸迥絕塵姿多於醞藉中挺瀟洒不羈之致爇士風骨雄勁所向空濶一瞬千里不可捉搦不謂於文字頹澌時覩此異材又能閉戸相砥礪不屑稍近流俗只此雅懷已足千仞乃冲襟虛挹問不擇人村子環顧其中則皆君之所餘也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質兩兒之爲此文也其心有篤好爲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旨

作更爲決科之利耶篤好以爲當爾則志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古人不止爨士文有云孤行無偶而不懼舉世非薄而不慙此見道之言也皃試自舉擲果不負斯語乎若猶未也則決科之意急而爲風氣所拘也風氣有何定一律要倡論於上朝行矣升沉局幻暮復變焉爲文而由此則志惑而氣躁庸流作撼之不動也數鉅公沮之稍動矣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爲逢時數十日抵郊衢聞時尚又不爾回惑失措則今日所爲安知非他日所悔乎

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文亂此不可不辨也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甞期其書之必行世世之從吾言也適與時論相湊謂其功足變風氣爲近日選家之勝此某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舉世喋罵取以覆瓿黏壁錮其流傳信從如蘇氏烏臺案朱門僞學禁莫不拒絶遠避而有人焉獨以爲不可不業此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髮髮盡出矣兩兄於此得毋猶有所疑乎前在金陵有時貴相識者欲某定其房稿曾有絶句云自古相知心最難頭皮斷送肯重還故人今有程文海莫便催歸

謝叠山此心言也兩兄深知此意至燕市絶不齒及若有問者第云衰病事事頹廢更無足道者則知我愛我之至也

寄柯寓匏書

相晤輒遽别恨無旬月之留從容商論今復有此壯遊一麾青雲便與枋榆睽隔卽行止亦不得自由正不知相見何時也僕杜門掃迹心知最稀自辱交以來每獎兄冲襟摯性曠才嗜古近世所不多見甚思合并共事所欲期於相成者頗鉅惜雲泥勢阻更不勝悵惘耳所教孫言之戒非愛我之至安得聞此敢不書之几牖以自警僕自計生平未嘗開堂說法亦未嘗與人往復爭辨比來謝病不對客對客亦不敢談及此事惟是時友批評中酒酣耳熱未免放言見

所聞其由此乎抑别有爲乎幸明示之以便省改也十二科墨選中多直抹以此遲疑未出今承教自當度置亦幸知之早也燕市見惡者不少望時爲察之有聞即寄示爲囑大兒金陵初歸課義尚不廢名山業未曾見拜惠謝謝四方交游間幸不忘蒐討之囑至禱至禱涑石因視兼山未到故不曾動筆此必須兼山奏刀方不失筆意俟其來即與合作奉至宅上但不知宅上須授何人燕中寓在何所俱望示知便於寄札也武功錄前本先附璧提綱尚欲一閱他日馳納閩茶毫筆件緘爲舟中消暑一笑率復不盡

寄柯寓匏書

久不得書信正切懸念接手教甚慰降辱餘年不欲掛齒親友皆却之尊惠遠頒不獲返納破例登受愧謝愧謝某病甚矣血脉瞀亂神志改常每一觸發即忿戾肆突亦自知其不祥然不能自制此不治症也紅塵澒洞讐震林莽憂惶悸慄病益增劇自念麋鹿之性久與世不相入固知死安於生脩不如短所依違沾戀者惟耿耿舊聞孤危無寄思收羅散軼考正其是非編就數書質之後世子雲庶幾無負此生而已而看此火色造物似不相容前有字寄方白囑致

足下冀知已保護之得了前件耳然天下事每出意料之外或非人力所及此即命也豈可逃乎來札云歲前有所聞不知何事藝士云恐知之不能相忘此猶是相知未深語凡謗必有所由來定非無根者或我實有過而陷於不知或彼言雖浮其實而自處原有未盡即竟屬空中樓閣而我之所以致彼憎者亦必有其端正好藉以自察若聞言生恚但咎人誣不責已過此俗情之所同稍知爲已者決不如此文穆不欲知姓名乃大臣含容之量非儒者克治之義也然某尚疑文穆此語亦是黄老之學并不是古大臣

含容真量如其言倘一知姓名即終身不忘其胸中亦隘甚矣天下安得如許不見不聞者以全大臣度量耶此等見識橫於胸臆名爲黃老實不免於鄉原流俗之歸陰私忮刻潛隱竊發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吾輩講究正要打破此箇病根庶幾有進脚處耳足下天性粹美志趣超然雖處風塵知不爲習俗所移第患於是非眞妄界頭或未能一劍兩截討個決斷分明則未免頭出頭沒久之亦恐把握不住耳率意妄揣不知賢者以爲何如得便幸勿吝往復正好商量也茲因倣親魏方公兒之便匆匆附此見方白幸

卽示之有信與爇士均質以此意未必無所攻錯也

手顫不能細字囑兒子繕白不盡某頓首

與柯寓匏書

把別忽已經年某衰病侵尋嘔血不已而塵壒坌集去除不能遂於夏間削頂爲僧自名耐可號曰何求更字不昧行徑如是想足下聞之不直一笑也帶水睽隔令祖母之變絕不相聞有失奉慰歉然歉然足下天性粹美氣宇渾厚自是遠器茀向來習染深錮不易解脫未免擔閣耳今乃於讀禮靜處奮然發學道之志可敬可喜所謂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總是好名務外徒資口耳於身心實無所得至目前紛紛則又以之欺世盜名取貨賄營進取更不足論

也要之真欲為此學須是立志得盡下手便做不但求辨說之長始得從上聖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翻案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於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爲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本從此入手以求四書五經之指歸於聖賢路脈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要之此事須面談非筆墨所能達也

明史提綱從未卒業不詳其書得失向見范淯川拳
龍子集及所論曆法奏疏知是讀書博辨之人疑其
書必有異故留此欲待稍暇今承索取附使奉還他
時有遺力及史事尚冀借看也學蔀通辨取歸復為
他友借去近聞平湖顧蒼巖已刻板印行則購求亦
甚易耳又荷珍惠深愧何以當此感謝感謝使者遽
旋草草未盡倶曆言不一

與吳玉章書

山中遽歸惟慮後期爽訂抵舍不見信息知非吉徵不謂果罹大故思惟至性崩摧何以堪此又聞有傷體之事不禁爽然伏念數年相與且謬有師弟之稱自恨平時不能指陳正道推明禮意足下聰明果毅必奮然以聖賢之孝道為歸不至毀性滅義不以禮事其親如此此非足下之過而某之罪也夫復何言夫人子於親苟可以致心竭力於踵頂豈有愛焉然古來稱至孝者帝王中無如虞舜賢士中無如曾輿矣乃一則父置之死而不死一則慎保手足而無敢

傷思此一聖一賢於父母病革時豈於身有所借於心有所未盡於此事有所不能以遺後人以奕過哉亦以止於孝之道有所不可也禮於居喪瘠毀尚比不慈不孝故衰麻有期哭踊有節若任心行之以不孝爲孝亦復何所不至近世不明禮義刲股斷臂之事紛紛多有正人君子亦嘗深論其非而流俗溺惑錮不可解然猶多出於無知之氓正賴讀聖賢書如玉章者有以救正之耳奈何不務法虞舜曾輿之事親而下效愚夫愚婦之所爲豈愚夫愚婦之爲反有加於虞曾者耶今玉章此舉震動顓蒙流俗無知轉

相傳誦惑世誣民爲害非細四方有道之士必指某
而斥之曰夫夫也固嘗與之遊矣其爲邪說然耶其
告之不忠耶其亦誠無所辭獨負疚無分毫之益於
足下傪然以師道自居眞愧悔難安耳成事不說今
復何言惟足下勉自愛率慰不具

玉章名寄 撫誠菴嘗受業語溪先生之門父病危重繭走武原山中求師為治先生不許勉為擬一方持歸服之疾轉劇玉章憂恨遂自刎其腕此見吳槎客愚谷文存所載陳震偕先生贈玉章詩原注云云 蓋玉章為槎客先生伯祖也

與吳玉章第一書

與足下交數年矣足下固執謙節初不得辭然嘗自疑以爲其趣不一終不能有益於足下必成兩悔時杌杌不自安今乃漸覺其果信也昨自山中歸獨不見足下面會文字問之舍姪云足下先數日過舍至期不作文而去强之不可且與舍姪言大約謂諸子皆游藝已不欲游藝者故不爲其立說甚高再則曰卽爲之必不能勝諸子故不爲其說又益下然高與下總不足論卽作文不作文猶小節耳獨以足下之病在心者深錮其本指與其相背謬故不得不一直

告也凡其之欲諸友爲文非以希世獵名爭區區詞章之末也人之樂有師友蘄明此理而已理之明不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知其所明者若何未明者若何而後得効其講習討論之力故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既曰輔仁弟須於仁乎取之何事於文哉蓋言者心之聲也字者心之畫也心有蔽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惟告子自信其心不復求義理之是非分內外爲二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直闢以爲不可而自舉其所學曰我知言今觀孟子之語言文字何如也斯

豈亦游藝所得耶且吾所欲爲文非藝也論語之所爲藝注曰禮樂之文射藝書數之法文者指其儀節言法者指其技術言若禮樂之本射藝書數之理之所以然則亦非藝之可名矣故朱子特注文法二字乃所謂末也然且學者必須游習以博其趣是則吾道無内外精粗之可分也益明矣況以程朱之說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體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爲佳文不則相與辯駁極盡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也奈何以藝之一字抹撥之哉足下謂諸子皆游藝蓋譏諸子之不志道據德依仁也諸子於存心力行之

功誠有所未逮然從此見理日明其後亦未可量前在山中觀足下所爲文愛其筆力夭矯曲盤固亦未嘗不能文也特於義理有未然故抑摘其謬誤以相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於志據依處有不的耳其所以不的正於文字義理不精察則志非所志據非所據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虧欠在是而不求益悍然以爲吾自有所得焉用是是病者日益病而虧欠者日益虧欠以至於消亡也且足下自謂於存心力行根本有實得乎則其語默作止之間必人皆得而驗之即以今會業一事而言若果不願爲則當

辭之於早先期來矣及會而渝可謂誠乎晨訂而午
變言詞閃鑠不可謂信以師命而赴不致告而避不
可謂敬衆友羣集卽不作文亦當終事而散倏忽逃
會可謂無禮如藝必勝人而後游則古今之能游者
寡矣不勝人卽不游謂好學者如是乎已則不能而
徵譏他人務以求異求勝是不謙讓也辭氣悻悻岸
而不顧是躁戾而失養也凡此數者未病乎抑本病
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則足下之存
心力行與所謂志道據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
傲人勝人哉諸友平昔亦以足下瓌異之材果毅之

質流俗希有嘗與某私相歎跂以爲追琢有成必非凡近所及故箴規過於切直者有之足下槩不爲已虛受一擊不中輙思憰然颺棄壹何自待之淺隘也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故曰百世之師今旣不能喜矣又加憤焉其志氣相去幾千萬里更何以造舜禹之域耶抑會文之事實出於某非諸友私集也某欲諸友材質高下者皆講習討論於其中以求義理之歸葢某與天下爭學術是非之界正在此今足下自以本心力行爲得而不欲從事於文義其本指正與其相反然則足下之所非不在諸友而在某之立說

誤人矣而猶晏然自居爲足下之師不亦大昧罔無恥之甚哉自白沙陽明以來以本心力行爲說不求義理之學盈天下目前竊其緒餘以鼓舞賢豪者不少足下旣見某說之非卽當早自決擇就其徒印證焉或有以益吾子使可朝語而夕成也奈何依違腐儒之門坐縶千里之足哉人之從師爲道耳豈爲世情某雖不敏必不敢以此相責若必以昔日一拜爲嫌卽以此書當其納還前拜之狀可也

與吳玉章第二書

大始來得足下札讀之不覺失笑笑足下之強欲置辨辨而益彰也足下意止欲辨不赴會不議游藝耳然既云不議游藝不敢非我教矣又云羣聚會文不可謂非角勝悅人耳目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又云雖非世俗社比然仍從事文義可不謂議之非之乎且吾所責於足下者爲心體有病而足下曰氣質之故吾責足下以理義不明而足下曰機調生澁吾責足下以本事之失而足下曰平日偏蔽辭其大而任其細飾其近而咎其遠若以爲此日此事此心毫無過

失者則諺所謂白強者也夫足下云云自以爲辨之而無過矣然而讀者以矛刺盾但見足下之過益彰者何也此卽足下輕視文義之效驗也文義不通病在心有蔽錮心有蔽錮病在不求明理欲明理柰何亦仍求之文義而已矣夫文義之不通豈止不善爲文哉凡語言書札動止無一足以自達者故文義非細事也至謂窗下拈題抒寫請教質正每月所限文數未嘗不遵而獨不可以會課此更非也某豈區區期足下以作文者乎王唐歸胡何足爲百世師足下不欲作時文卽已何必強爲但文義不可不通而理

不可不明爾若旣可拈題抒寫則𥦗下與會課何異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之學者皆以聚友論文爲樂未有閉戶私搆乃爲有得者也又謂會課卽角勝起悅人耳目之心必至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此更大謬不然昔朱子論試士比較之非謂其有黜陟進退以利誘人也程子譏爲文悅人耳目爲其以詞章求媚於世者也若師友相聚爲講習義理之文初無利誘亦非求媚卽曰角勝角是非精粗耳卽曰悅人悅師友耳又何患乎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果其專辭

章而離道德仁將角必不勝而師友之耳目亦必不
悅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於師角勝之大過
則將仁不可任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
之文繡聞譽者悅人之所致則將德不可飽乎會課
之角勝悅人亦如是而已足下何厭惡之甚乎惟足
下欲速好勝之意一作文卽欲使友朋歎服而莫之
指摘此正角勝求悅人之隱根雖日處窗下拈寫而
此病益深不必會課而後有也至於變化氣質涵養
性情此是適道以上事足下頭路未清見解未的方
在未可共學中何言之倨也凡某之爲此言者非欲

足下之强順吾說而從事時文也止欲足下通文義以明理明理以去本心之蔽而已乃足下嘵嘵徒辨其未嘗非師議友而初不辭其非之議之之實皆坐不通文義不明吾說之所指也今亦不須復辨足下但取聖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卽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講義或作書牘亦得此豈復有角勝悅人專詞章而離道德仁之患乎若文義未通而曰吾以性命自負道德自企此又諺所謂未學爬先學走者也世間或有此法而某實不知足下自信甚堅則亦求其能

助足下者而問之可耳某自揣非其人誠不敢擔閣

足下時日他日足下遇其師片言了悟乃嘆爲此腐

儒枉費許時工夫遲我蚤聞道則某罪豈可逭哉因

大姶歸便附此數言幷足下前書批去惟足下察之

與陳大始書

玉章前會不作文遂去以不欲游藝立說甚可怪察其意大約褊隘不虛心欲速不求益而姑以云云自文耳然已是心術有病若認眞以爲游藝不當爲則病在學術悖繆更不可藥矣不得已作一字與之足下取看以爲何如初八日僕村莊自值會足下先日須至玉章來否聽之勿强也吾所辨在此理此心是非耳非有私憾正不必謬爲謝過之舉也

與董載臣書

屢欲草數字以行人促迫而止然未嘗不念及足下也僕在此只得書集多種爲快所遇人物大約世情中汩沒多少好才質最上不過志在記誦辭章而已都會雜沓誠然無人誠足壞人張先生所處同流合汙身名俱辱其言固自不刊但學者自問何如正要此間試驗得過鴨子使繩縛止爲庸人說法也濟不得事吾不解抱不哭孩兒寧遭箇黠此意無從告訴但歎息知人之難耳不審足下又何以益我也漢圖之變令人悲悼其人雖粗然下梢展拓得開不入鬼

竊活計惜哉今不可復得矣足下學醫張先生亦甚憂然僕知尊公深此未可以口舌爭且學道而先違親意亦無此理學奈何奈何兒輩失所依託令我茫然失措又不審足下能爲我轉計否匆次草草

答祝兼山書

初謂相聚正久故未罄鄙私不意事違其願接手札殊悁然也然受徒講習自是儒者正業且舅氏叔姪相敘一堂眞人倫樂事正不必以離羣爲恨耳況論說之餘研閱方書原可並行不悖茀過承謙抑自顧所得淺陋無以裨益高深輙自慙也張叔承六要一書本末兼該條理不紊不可不看其中病機治法二要尤爲精詳可守若齋中未備此書不妨遣人來取寒食左右鼓峰先生必至此時望過舍數日定有聞見之益醫雖小道非於理學明於世機淺不能精也

有便信時寄聞問以慰遠懷候晤不久不多及

與馬鐵侯書

立夫之病止是闇於義理而鄙於利欲吾固嘗言之不深責其欺也然朋友之道所重在信苟其爽信是卽欺也乃曰其迹似欺若其心本無他者譬之跌宕於倡樓而謂信足至此實無邪心人其諒之乎且立夫之爽信在返關之時已屬無解其後益甚耳大麻之館本非大始所求亦非吾爲立夫計也立夫自因失血𢙣欲赗我來謀近地之館吾以語大始大始甚喜而定關然吾固知立夫闇鄙未必無中變猶未之致也立夫入省又屢遣信來問館事成否何如然後

信而與之未幾乃忽來返闕則治病之慮寬而計較利便之私起矣今覩其字謂冬間至省如久歷波濤一朝登岸不勝愉快可知其始終本無意於此地師友之樂也前之求館爲病亟不得已耳病之旣愈館於何有然而紿師矣負友矣當此之時已難免於欺之一字矣況又有後案乎即明年在家之說亦立夫自覺不安而計出此吾未嘗督之也然而許我矣而又倍之爽德再矣又何必托名在家實有其心而後謂之欺也季冬廿一日之後正月初十日之前曾不遣尺一謀之師友而即安於杭是立夫之所欲也又

何云不欺哉然而其欺也實生於鄙而其鄙也實由於闇闇且鄙則固有已欺而不自知其欺者矣則雖謂之非欺亦可耳吾前在杭不意其在彼突如相見不免棖觸自念相與八年曾無分毫之益於立夫而使其顛倒至此又在家之說吾已徧告人人今實無以謝友朋更無以對大始吾之局蹐更甚於立夫故但有黯然無緒而已非震怒也大始能無毫髮之憾吾甚服之況立夫於我從無愆尤又何罪責之有從此求明義利而克改之在立夫已事耳五月之來且姑緩之待吾慚之漸忘也便中即以此意告之

與仰問渡書

昨載臣來致足下傳示沈孟澤督過之言不覺聞之驚歎雖夢寐之中亦不料及此已矣可勿復言然恐足下諸友有未悉者故聊白其概僕與孟澤向曾同社交本不深故孟澤原未嘗知僕僕亦不敢自居爲孟澤之知已也即孟澤之醫初得之於宋穉圭及鼓峰至邑遂棄其學而學焉鼓峰既歿孟澤乃不惜下問僕雖無知亦不敢不盡其誠數年以來孟澤之道日行然皆其才能自足以收之僕自問曾無涓埃之益於孟澤故亦未嘗敢竊以爲已功也況僕自村居

避迹惟恐問醫者之至堅辭曲遜至於發憤此自性所不能志所不欲亦非外飾以爲高凡有問者必舉孟澤以對此足下之所知也然則今日之云云又何爲乎我知之矣孟澤譽望日隆其體不可復詘其勢不可復受直言以自貶也思目前所不達時務而仍爲直言者計惟僕一人所謂寧逢惡賓無逢故人耳然僕自計之終不能復事孟澤矣僕之平生惟有一直諒僕借私以訾毀雖他人不相與者未嘗爲之況孟澤乎若欲僕曲徇標榜昧其是非之理唯阿諛是從亦素所不能也昔金碧安有云用晦待我甚厚感

之不忘然其不堪處必將甘心焉僕之所遇大約如此亦其戇闇所自取不敢以是怨他人也古之假道學有言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望其必合也若孟澤更語及幸舉以復之手瘡初愈未能握筆口授兒子奉白某頓首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四終